

编著
克罗宁

紫荆树

THE JUDAS TRE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英语文学文库》

紫 荆 树

〔英〕 A. J. 克罗宁 著

邱 懋 如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梅琳

紫 荆 树

〔英〕A.J.克罗宁 著 邱懋如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江苏阜宁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11.625 印张24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81009—263—4/I·022

定价：3.90元

序 言

三十年代欧洲和英国社会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为当时进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再次高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新的发展。阿契鲍尔德·约瑟夫·克罗宁(Archibald Joseph Cronin, 1896~1981年)与当时其他的年轻作家一起继承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的传统，暴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与罪恶，促成了三十年代英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回归。

克罗宁于189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邓巴顿郡，早年习医，1919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海军中充任军医，结束学业以后长年在威尔士南部煤矿区行医，调查蔓延矿区的肺病，诊治矿工病痛伤残。行医的实践使他有机会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他们的贫病痛苦与愚昧，也教会了他用诊断病症、临床解剖的方式来剖析人生的苦难和社会的弊病。这段经历充实了他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克罗宁广泛听取了欧洲大陆和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传统，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和史蒂文森以及法国自然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莫泊桑和福楼拜等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是，更主要的是，克罗宁早在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熏陶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整整四十余年，克罗宁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英语阅读界拥有众多的读者。在揭露上层生活的虚伪腐败和资产阶级社

会的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克罗宁的小说善于在爱情与冒险的传统题材中揉进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苏格兰的烟雾、瑞士山林的和风和西班牙的阳光。既有揭示社会冲突的认识作用，又有娱悦读者的可读性，这就是克罗宁作品之所以能够行销数百万册而长久之不衰的主要原因。

克罗宁一生创作了十七部小说、一个剧本和一部自传《两个世界历险记》(*Adventures in Two Worlds*, 1952)。在他最早的两本小说《帽商的城堡》(*Hatter's Castle*, 1931)和《三个情人》(*Three Loves*, 1932)中，克罗宁就已经初步显露出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华。作者笔下两个女主角的形象既有令人可信的真实性，又有感人肺腑的悲剧意味。但是，这两本小说作为处女作，在语言风格和技巧的运用方面还缺乏精细的锤炼。1933年出版的《美丽的金丝雀》(*The Grand Canary*, 1933)首开克罗宁创作中医疗题材的先河，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医生遂成为此后好几本小说的主角，向读者描绘一幅幅当时社会冲突和生活风尚的画面，同时提出了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克罗宁最成功的小说要推《群星俯视》(*The Star Looks Down*, 1935)和《城堡》(*The Citadel*, 1937)。《群星俯视》表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矿工与煤矿主之间的激烈冲突。小说的重要成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鲜明而生动的矿工形象戴维斯。他积极投入争取矿工权利，反对矿主暴虐的斗争，但由于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指导而失败。煤矿主的年轻儿子企图在煤矿管理上实行一些人道主义改革，他的失败标志着小资产阶级善良愿望的破产和改良主义的失败。与矿工戴维斯相对立的矿主巴拉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硬要矿工在

险区作业，视工人的生命如草芥。小说以辛辣的笔法揭露资本家的虚伪，贪婪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非常富有，深受众人的敬仰，并慷慨地资助当地的慈善机关，”但是，“整整三十年来，他没有停止过对工人的压榨，真是个迷人的老坏蛋。”工人的斗争虽然失败，戴维斯还是充满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他会重新走出矿井，引导劳动大众去迎接新的自由。”

长篇小说《城堡》描写一个青年医生曼逊忙碌奔波于矿区的穷街陋巷，为穷困的矿工治病，热心寻找防治职业病的方法，却屡遭挫折。在资产阶级贪婪自私风尚的影响下，曼逊背弃了自己的信念而热衷于对物欲的追求，最后在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之后他恢复了信仰，重新投入到社会医疗事业中去。小说通过曼逊的经历揭示了英国的医疗和研究机构的庸俗无能，上层资产阶级社会的腐化堕落和劳动人民的贫困苦难。由于克罗宁对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刻意继承，他被有的评论家称为“英国的又一个狄更斯”。

四十年代以后克罗宁移居美国，后又侨居瑞士，由于生活境况的改变和对现实斗争的脱离，也由于对市井庸俗趣味的迎合，他的作品逐渐失去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批判力量。尽管这样，1961年出版的《紫荆树》(The Judas Tree)以其紧凑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仍不失为一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戴维是个穷学生，在医校求学时代与家境拮据的少女玛丽热恋，订下婚约。戴维后来随船当医生，与同船旅行的一家豪富频繁交往，被他们挥金如土、恣情享乐的生活所诱惑，遂生嫌贫爱富之心，终于抛弃了一往情深的未婚妻，成为富商家的东床快婿，在海外经商多年，最终成为当地巨富。三十年后，中年丧妻的戴维，回到玛丽的故乡，遇到玛丽遗下的女儿

凯西。戴维怀着深深的歉意，想帮助凯西摆脱穷困的处境，聊补早年遗弃其母的过失。戴维对凯西热情之至，并答应她同去非洲献身医疗事业，终于赢得了凯西的爱情。然而爱的信誓犹在耳际，戴维却又再次另有所好，背叛遗弃了凯西，并导致凯西的投河自尽。戴维悔恨交集，最后在象征背叛的紫荆树下上吊自尽。英文紫荆树(*The Judas Tree*)，又名“犹太树”，相传背叛耶稣的犹太于一六六八年在这种树下上吊身亡，作者把本书取名为“紫荆树”，即有此寓意。在戴维的一生中，热诚的爱情连续为无耻的私欲所侵蚀，对爱的追求接连被卑鄙的背叛所吞噬。他先后诱使母、女两人失身，在愚弄了她们的爱情之后，又葬送了她们的青春与理想。戴维的所作所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骄奢淫逸、虚伪欺诈与腐败堕落。也正是在这里，读者再次感到了克罗宁早期作品的批判锋芒。《紫荆树》的布局紧凑，技巧圆熟，浪漫传奇气氛与现实主义气息相溶合，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和精致优美的文笔相结合，使小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它过多的做作与过分的虚构，情境的突然变化和对情节的任意操纵，使一部本来可以成为深刻严峻的悲剧的作品带上了闹剧的色彩，从而削弱了作品的力量。戴维在不少场景里是令人可信的，但总的来说却缺乏真实性，他的举动行为既不能勾起读者的同情谅解，更不能赢得他们的崇敬钦佩。他始终也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深沉的涵义和感人的艺术力量的文学形象。

1981年1月，克罗宁在瑞士蒙|特勒去世。从1931年的第一本小说《帽商的城堡》，到1975年的最后一部作品《但斯蒙特》(*Desmonde*)，克罗宁为英国文学作出了他的贡献，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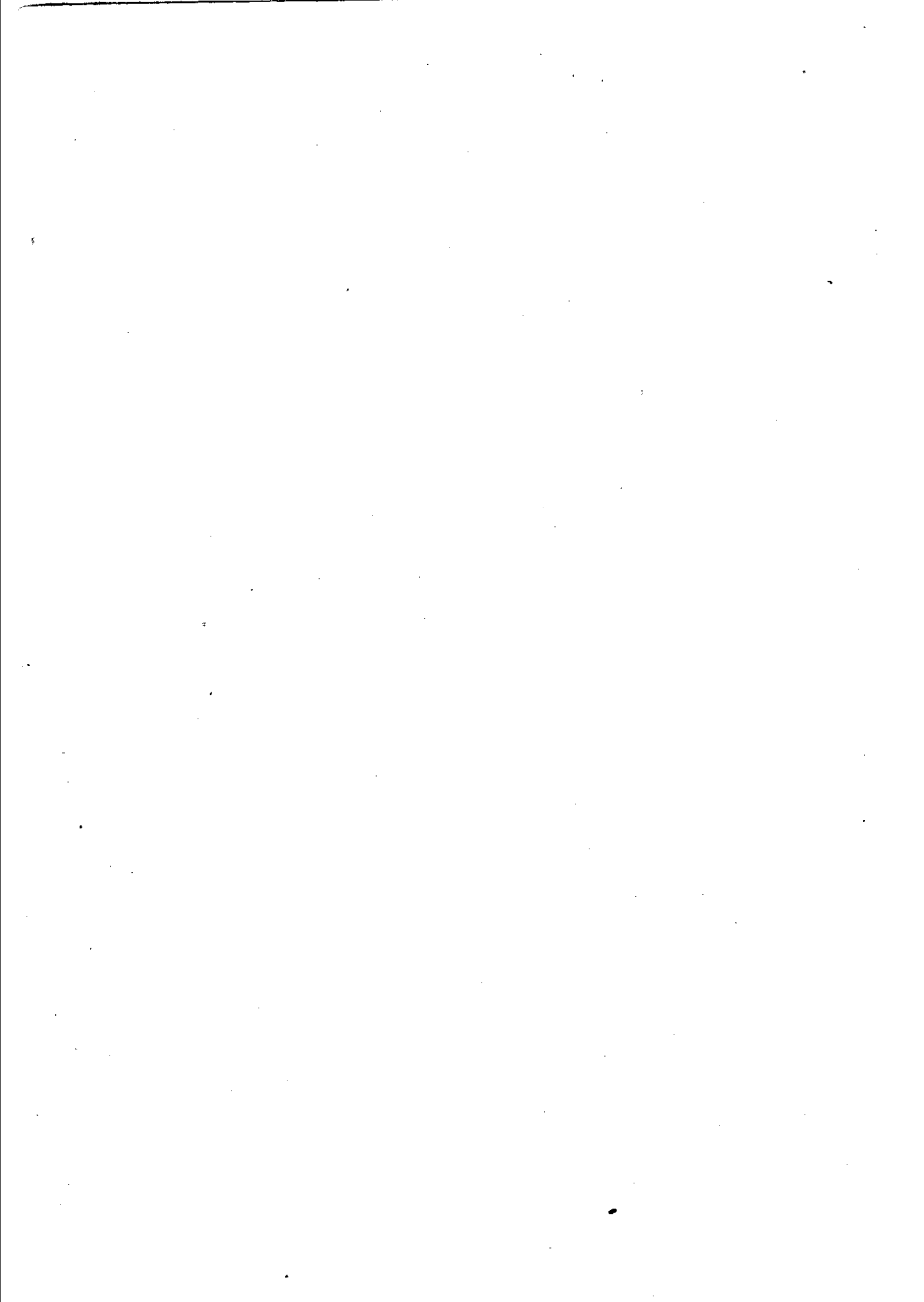
而以三十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之一被载入英国现代文学的史册。我们相信《紫荆树》的翻译出版会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克罗宁的创作，特别是他后期的创作。

侯 维 瑞

1987年5月31日

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第一部



第 一 章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天空格外明朗。莫里胸有成竹地看了一眼窗外的寒暑表，然后决定到卧室外的阳台上用早餐。他昨晚足足睡了六个小时，这对一个有失眠病史的人来说可谓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太阳照在格里德牌的丝绸睡袍上，周身感到暖洋洋的。阿图罗象往常一样把早餐盘准备得舒舒齐齐。他从银保温壶里倒了一杯他喜欢的托斯卡尼尼咖啡，取了一只刚出炉的羊角面包，涂上厚厚一层蜂蜜。他边吃边浏览外面的景色，他象发现新大陆似的，为自己拥有如此良辰美景而欣喜异常。天啊，多美的景色！这一边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地上点缀着一幢幢红屋顶的古老小农舍，背衬着蔚兰天空中高耸而起的里森伯格山，景色如此协调，犹如一幅巧夺天工的风景画；那一边埃森布吕克山坡蜿蜒起伏，梨树园、杏树园、樱桃树园一个接着一个；朝前远眺，南面的阿尔卑斯山白雪皑皑，隐约可见；朝下俯视，对啦，在他拥用的高地脚下座落着施万湖，一泓湖水气象万千，变化无常，煞是可爱。有时波涛翻腾，令人称奇，而眼下亮闪闪的湖面平静如镜，上面覆盖着一层淡淡的雾纱，透过雾纱看到一只白色的小船悄悄地在湖面上滑行，犹如……对啦，犹如一只洁白的天鹅，他象诗人一样选择了这个比喻。

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这块宁静的宝地，既无旅游者的侵

扰，离梅尔斯伯格城仅有一箭之遥，足以享受高度文明社会的种种优越，这不啻是一大幸事。而且这幢别墅原是瑞士一个名建筑师所悉心建造的，设计和建造质量均无可指摘，他本来所能期望的也不过如此。房子的外表除了给人一种坚实的感觉外，也许并无其他惊人之处，但是内部装饰得非常舒适。室内有燃油取暖设备、固定的壁橱、铺瓷砖的厨房，可以悬挂他众多藏画的优雅的长客厅，甚至还有现代化的浴室，这对于一个长期在美国居住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习惯把鲜桔汁留作早餐最后的美味，他现在正品尝着这最后一道美味，满意地吁出声来，他的心情如此泰然，如此愉快，全然不知灾祸即将临头。

这一天该怎么过呢？他起床穿衣时就在考虑各种可能的安排。是否该给冯阿尔蒂肖费夫人打个电话，请她一起去条芬索尔山散步？在这样清新的早晨，她肯定愿意把她那群神奇的魏玛伦纳猎狗遛一遛。算了，他五点钟还要带她去参加喜庆宴会，一下子不要逼得太紧。那么干什么呢？到梅尔斯伯格城打高尔夫球？要么把船取出来，同渔民一起到湖里去？他们正期望着白鲑鱼的洄游呢。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今天想干一些不那么激烈的事，最后他终于决定留在家里照看他心爱的蔷薇花，这些花由于晚霜的摧残，今年夏天开得不很茂盛。

他下楼走到屋前有遮盖的平台上。在躺椅旁边放着他的邮件和当地报纸，英文报纸和巴黎的《先驱论坛报》都要到下午才送来。他拆信时大拇指颤颤发抖，表露出一种反常的迟疑心情——这种可笑的病态恐惧竟然保留至今，他自己都感到奇怪。信里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消息。从厨房里传来阿

图罗的歌声：

女人生来水性杨花，
可总是那样温情脉脉，
女人生来水性杨花，
可总是那样工于心计！

莫里微微一笑，他的这个管家对歌剧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爱好，别墅里现在食用的混合咖啡就是他选购的，原因是某个作曲大师访问梅尔斯伯格城时对这种咖啡特别欣赏，不过他为人不错：生性愉快、办事利索、忠心耿耿。他的妻子埃琳娜身躯粗壮、脾气暴躁，但烹调手艺相当不错。手下的仆人也个个称职，他无疑是个幸运的人儿……可是这难道仅仅靠运气好吗，他躊躇满志地步入碧绿的草地。康涅狄格州的石质土里匍匐蔓延的杂草难以根除，要找到一块象样的草地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要找到这块修剪整齐象丝绒一般的草地。他买下这份产业后，把几十棵残留下来的柳树桩一棵棵连根拔掉，硬是栽培出一块不可多得的草地。

葱郁的草地一侧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坛，沿着一条铺石路直达百合池，一群群鲫鱼在宽大嫩绿的浮叶下休憩。一棵铜红山毛榉从池边拔地而起，遮盖了大半个池塘。再过去是个日本式花园，园里有一座假山，还种着榲桲树、枫树和几十种各种各样矮小的植物，每种植物上标着的拉丁名字怎么也记不住。

草地更远的边上排着一行开花的矮树丛，有丁香、连翘、茛苳等等，把菜园和住房隔开。接下去是果园，已经硕果累累的有：苹果、梨、李、洋李、青梅。有一次空闲的时候他数过一共有十七种果树，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这种算法不太科学，因为

他把欧楂树，胡桃树以及高大的榛树也包括进去。这种榛树在斜坡的顶上到处都是，在榛树丛中还座落着一幢漂亮的农舍式小别墅，他已经把它改建成客人住的房间。

谅必他不会忘记他最珍贵的宝树：一棵硕大无比美妙绝伦的紫荆树。这棵参天大树，同作为背景的湖光山色云彩互相映衬，确实是一棵美丽的树。它的树冠高傲地向四方展开，春天浓密的树叶丛中开着沉甸甸的紫花。客人们对这棵树赞不绝口。每次举行游园会，他都兴致勃勃地向太太小姐们炫耀他的学问，但从不讲明这些知识都是从《大英百科全书》中批发来的。他会说出紫荆树的一大串拉丁文学名，接着说：“它的树叶有一种可口的味道，在东方常用来拌色拉。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可笑的风俗。总之，阿图罗，我那个意大利管家，他迷信得令人可笑，竟然发誓说紫荆树是不祥之物^①，称它为‘忘灵之树’。”

这时他看到了他的花匠威廉正在黄瓜架旁摘取幼芽。老人至少有七十九高龄，可他只承认七十岁。他的脸象上了年纪的圣彼得，可脾气倔得象军人。即使同意他的意见也要注意表达方式，但是此人园艺知识渊博，花园里的活样样在行，唯一的缺点是喜欢在堆肥上撒尿，即使此举对积肥不无益处，毕竟不登大雅之堂。老花匠整一整绿呢围裙，向莫里脱帽致意，但脸上毫无表情。

“你好！”

“这些蔷薇花，威廉先生，”莫里巧妙地说，“我们要不要检查一下？”

① Judas Tree 中的 Judas 即背叛耶稣的犹太人的名字，据说此树因犹太人在上自尽身亡而得名，所以阿罗图认为这是不祥之树。

他们俩人一起走到蔷薇园，对于这些不景气的花，老威廉早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次总算商定了要栽培的新品种的数量。威廉走开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看见村里码头总管的两个孩子，七岁的苏塞和五岁的汉斯，正沿着陡坡飞跑上来，这样紧急，一定是送提货单来。果然，姐姐苏塞手里拿着一只黄信封，弟弟汉斯手里拿着签收的笔和簿子。姐弟俩四只晶莹明亮的眼睛特别漂亮，这时他俩已咧开小嘴，笑呵呵地等待着莫里惯用的接待仪式。莫里看了一眼提货单，不出所料，从法兰克福运来的两箱约翰内斯堡 1955 特制的酒已到码头。他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摇摇头对两个孩子说：

“你们这么乖，该罚。”

姐弟俩嘻嘻哈哈让莫里把他们带到他们最喜欢的梅树下，树上结满了黄澄澄的梅子。莫里仅摇了一根树枝，汁水饱满的梅子就撒满了一地。孩子们连爬带跑地追逐着还在滚动的果子，清脆的笑声响彻着整个果园。

“谢谢，谢谢，莫里先生。”

等姐弟俩的口袋全塞满后，莫里才让他们走。这时他看了一下表，决定到外面走走。

莫里从小别墅旁边的车库里开出一辆美洲虎牌赛车。对于一个年届五十五、自愿过安静悠闲生活的人，开赛车可能会被认为太冒险了，尤其是他拥有的另外两辆车都是保险系数很高的。一辆是亨伯牌客货两用轿车，另一辆是崭新的罗尔斯银云牌轿车，莫里自然喜欢后面这种英国型号的车。的确，人家经常这样说，他自己也感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体态匀称，一排整齐的牙齿完好无损，保养得很好的头发上找不到一根银丝，尤其是当他脸上绽开可爱的笑容时，

他仍然具有那种非凡的近乎孩子气的迷人气质，一点也不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

他驱车驶经牧场，只见目光慈祥的棕色母牛拖着笨重的身躯踱来踱去，脖子上系着的大铃铛伴着步伐发出有节奏的丁当声，据说这种铃铛是好几代以前传下来的。再下去的田野上，男男女女正忙于收割一茬又一茬永远割不完的青草。有的靠在大镰刀上举手向他致意，因为他对谁家的孩子都十分友善，也许因为他对当地无论谁家的宴请都欣然前往，所以他不仅遐迩闻名，而且受人欢迎。事实上，村民们充满乡土气的婚礼，当最后吹起长柄木号角时还有一种伤感的气氛，那传统的宗教仪式和非宗教仪式，还有那乡村乐队不和谐的铜管乐器，在他生日时还为他演奏过小夜曲呢……他对所有这一切都兴趣盎然，感到其乐无穷。

他车已进入远郊，街道干净得好象用板刷擦洗过一样，装着绿色百叶窗的白房子一字儿排开，门前的土地上种着紫苑和秋海棠，窗台的花盆箱里栽满了盛开的天竺葵和牵牛花。他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美丽的花！这花园般的美景，再加上纯洁宁静的气氛，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管理有方的印象，似乎有人下了命令，而万物都唯命是从；又似乎诚实、文明和礼貌已成为这里居民的座右铭。

在他这种特殊情况下选择到这里来定居确实是明智之举，从而可以远远避开眼下的低级庸俗潮流：颓废派和“垮掉的一代”、脱衣舞、摇滚乐、愤怒的年青一代的夸夸其谈、抽象得莫名其妙的现代艺术，以及这个发疯世界的其他种种污七八糟、伤风败俗的丑恶东西。

他在美国的不少朋友反对他这一决定，尤其是他在斯坦

福公司的合伙人霍尔布鲁克，他甚至用故意贬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办法来劝阻他，但莫里对他们仍然冷静地据理力争。瓦格纳不就是在这个州度过了七个幸福的年头，成果累累，创造了歌剧《职业歌手》，还为当地消防队谱了一首杰出的进行曲吗？他住过的房子，现在已辟为博物馆，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雪莱，济慈和拜伦不正是就在这附近长期过着浪漫主义的生活吗？至于这个湖，透纳曾以此作过画，卢梭曾在湖上荡舟，拉斯金曾发表过一通言论。

再说，他并非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他有书作伴，还有许多精美的收藏品。此外，如果当地的瑞士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文化修养欠佳，在梅尔斯伯格城还有一个移民社会，那里有许多可爱的伙伴，冯阿尔蒂肖费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就是她把他接纳为他们小圈子中的一员。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的话，开车四十分钟就可到苏黎世机场，乘上飞机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巴黎……米兰……维也纳……可以仔细揣摩提香的名画《墓葬》的丰富内涵；聆听卡拉斯演唱的歌剧《托斯卡》；到萨谢尔酒吧尽情品尝大师傅烹制的名菜。

这时车已抵达劳埃巴赫苗圃。他除了按威廉给他的购货单采购外，又断然挑选了几种他喜欢的蔷薇品种，尽管他未卜先知早就料到他自作主张挑选的这些花很可能会莫名其妙地枯萎而死，只有单子上的那些花才会开得绚丽烂漫。他离开苗圃时时间还早，才十一点钟。他决定从梅尔斯伯格绕回去，顺便到城里办些事。

大多数旅游者已离开梅尔斯伯格城，湖滨大道上散步的人寥寥无几，只听见已剪过树梢的栗树飒飒作响，卷缩的树叶已开始随风飘落，整个城显得空荡荡的，令人心旷神怡。莫里